

漢書

五十一





貨殖傳第六十一

漢書九十一

漢 護 軍 班 固 撰

唐議奏行秘書監魏瓘國子顏 師古集註

昔先生之制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士至于

皁隸抱關擊柝者

師古曰皁養馬者也隸之言著也屬著於人也抱關守門

者也擊柝守夜擊木以警眾也柝音吐各反

其爵祿奉養宮室車服

棺槨祭祀死生之制各有差品小不得僭

大賤不得踰貴夫然故上一而民志定

於是辯其土地川澤丘陵衍沃原隰之宜

師古曰衍謂地平延者也沃水之所灌沃也廣平曰原下溼曰隰○宋祁曰注文地理字下疑有形字下沃疑作

浸 教民種樹畜養

師古曰樹殖也五穀六畜及至

魚鼈鳥獸藿蒲材幹器械之資

師古曰藿亂也即今

之荻也械者器之摠名也藿音栢亂音五官反荻音敵

所以養生送終之

具靡不皆育育之以時而用之有節山木

未落斧斤不入於山林

師古曰禮記月令云季秋之月草木黃落乃伐

薪為炭

豺獺未祭罝網不布於墜澤

師古曰禮記王制云

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射祭獸然後田獵月令孟春之月獺祭魚季秋之月射乃祭獸戮禽罝兔網也音嗟

鷹隼未擊矰弋不施於後隧師古曰隼亦擊鳥即今所呼為鵠者也月令孟秋之月鷹乃祭鳥用始行戮弋繳射也矰者弋之矢也後隧徑道也矰音曾後音奚隧音遂鵠音胡

既順時而取物然猶山不槎蘗澤不伐天師古曰槎在古槎字也槎邪斫木也蘗髡斬之也此天謂草木之方長未成者也槎音士牙反蘗音五葛反天音烏老反

蠹魚麝卵咸有常禁師古曰蠹小蟲也麝鹿子也卵鳥卵也月令孟春之月毋殺孩蟲毋麝毋卵蠹音弋全反麝音莫奚反所以順時宜氣蕃阜庶

物師古曰蕃多也阜盛也蕃音扶元反穡足功用如此之備也師古曰穡即蓄田字然後四民因其土宜各任智力夙興

夜寐以治其業相與通功易事交利而俱贍師古曰言以其所有交易所無而不匱乏非有徵發期會而遠近

咸足故易曰后以財成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師古曰泰卦象辭也后君也左右助也言王者資財用以成教贊天地之化育以救助其

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衆庶也左右讀曰佐佑

莫大乎聖人師古曰上繫之辭也備物致用謂備取百物而極其功用○宋祁云一作立功

貨殖傳序

成器一作立物 立功致用成器 此之謂也管子云古之四民

不得雜處師古曰管仲之書也士相與言仁誼於閒宴

師古曰閒讀曰閑工相與議技巧於官府商相與語

財利於市井師古曰凡言市井者市交易之處井共級之所故總而言之者說者云因井而

為市其義非也農相與謀稼穡於田墾朝夕從事

不見異物而遷焉師古曰言非其本業則弗觀視故能各精其事不移易○宋祁

曰注未疑有也字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子弟之

學不勞而能各安其居而樂其業甘其食

前傳六十一 小九十一 三二

而美其服雖見奇麗紛華非其所習辟猶

戎翟之與于越不相入矣孟康曰于越南方越名也師古曰于發語

聲也戎蠻之語則然于越猶句吳耳辟讀曰譬是以欲寡而事節財足

而不爭於是在民上者道之以德齊之以

禮師古曰道讀曰導故民有恥而且敬貴誼而賤

利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不嚴而治之

大略也師古曰直道而行謂以德禮率下不飾偽也及周室衰禮法

墮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諸侯刻桷丹楹大夫山節藻

貨殖傳序

梳

師古曰桶椽也楹柱也節栢也山刻為山形也梳侏儒柱也藻謂刻鏤為水藻之文也刻桶丹楹魯栢宮

也山節藻梳臧文仲也○宋祁曰注文椽字疑作棖

八佾舞於庭雍徹於

堂

師古曰八佾舞於庭謂季氏也以雍樂徹食三家則然事見論語

其流至乎士

庶人莫不離制而棄本稼穡之民少商旅

之民多穀不足而貨有餘陵夷至乎栢文

之後

師古曰齊栢晉文也

禮誼大壞上下相冒國異政

家殊俗者欲不制僭差亡極

師古曰者讀曰嗜其下並同極止也

於是商通難得之貨工作亡用之器士設

前傳六十一

七九十一四

反道之行以追時好而取世資

師古曰追逐也

偽民

背實而要名姦夫犯害而求利篡弑取國

者為王公圉奪成家者為雄桀

師古曰圉謂禁守其人也

○劉敞曰圉讀如禦人於國東門之禦

禮誼不足以拘君子刑戮

不足以威小人富者木土被文錦犬馬餘

肉粟而貧者袒褐不完吟菽飲水

師古曰袒布長襦也

褐編帛衣也袒音豎吟亦含字也菽豆也

其為編戶齊民同列而以

財力相君雖為僕虜猶亡愠色故夫飾變

詐為姦軌者自足乎一世之閒守道循理者不免於飢寒之患其教自上與繇法度之無限也師古曰繇讀與由同故列其行事以傳世變云

昔粵王句踐困于會稽之上廼用范蠡計

然孟康曰姓計名然越臣也蔡謨曰計然者范蠡所著書篇名耳非人也謂之計然者所計而然也羣書所稱句踐之賢佐種蠡為首豈聞復有姓計名然者乎若有此人越但用半策便以致伯是功重於范蠡蠡之師也焉有如此而越國不記其事書籍不見其名史遷不述其傳乎師古曰蔡說謬矣據古今人表計然列在第九

貨殖傳序

卷之五

四等豈是范蠡書篇乎計然一號計研故賓戲云研桑心計於無垠即謂此耳計然者濮上人也博學無所不通尤善計筭嘗南游越范蠡卑身事之其書則有萬物錄著五方所出皆直述之事見皇覽及晉中經傳又吳越春秋及越絕書並作計倪此則倪研及然聲相近實一人耳何云書籍不見哉宋祁曰注文故賓戲當作

故荅賓戲計然曰知鬪則修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則萬貨具之情可得見矣師古曰形顯見故旱

則資舟水則資車物之理也師古曰旱極則水水極則旱故於旱

時而豫蓄舟水時豫蓄車以待其貴收其利也推此類而脩之十年國

富厚賂戰士遂報彊吳刷會稽之恥師古曰刷

貨殖傳序

謂拭除之也音所劣反

范蠡歎曰計然之策十用其五

而得意既以施國吾欲施之家迺乘扁舟

孟康曰特舟也師古曰音匹延反

浮江湖變名姓適齊為鴟夷

子皮

師古曰自號鴟夷者言若秉酒之鴟夷多所容受而可卷懷與時張弛也鴟夷皮之所為故曰

子之陶為朱公

孟康曰陶即今定陶也

以為陶天下之

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迺治產積居

與時逐

孟康曰逐時而居買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豫居貨物隨時而逐利

而不責

於人

○劉放曰與時逐宜屬下句治產治凡可以生息者積居積貯成物居傳之與時逐而不責於

子之傳全一

卷二十一

人言此兩事自與天時馳逐無求責於人也

故善治產者能擇人而

任時十九年之間三致千金而再散分與

貧友昆弟後年衰老聽子孫脩業而息之

師古曰息生也

遂至鉅萬故言富者稱陶朱

子贛傳

子贛既學於仲尼退而仕衛

師古曰孔子弟子姓端木名賜也

發貯鬻財曹魯之間

師古曰多有積貯趣時而七發貯鬻賣之也鬻音弋六反

七

十子之徒賜最為饒

師古曰言於弟子之中最為富

而顏淵

簞食瓢飲在于陋巷

師古曰簞筥也食飯也瓢瓢勺也一簞之飯一瓢之飲至

貧也簞音丁安反食音似瓢音頻遙反○宋祁曰注文至字上當有言字

子贛結駟連

騎束帛之幣聘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

庭與之亢禮

師古曰為賓主之禮

然孔子賢顏淵而譏

子贛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

殖焉意則屢中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顏回庶幾聖道雖數空匱而樂在其中

子贛不受教命惟財是殖億度是非幸而中耳意讀曰億中音竹仲反

白圭傳

白圭傳卷一

七

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

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予

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

苦樂趨時若猛獸執鳥之發故曰吾治生

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

也故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

能以取予彊不能以有守雖欲學吾術終

不告也蓋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

師古曰祖始也以其

法為本始也

猗頓傳

猗頓用鹽鹽起

師古曰猗頓魯之窮士也鹽鹽池也於鹽造鹽故曰鹽鹽監音古

邯鄲郭縱以鑄冶成業與王者埒富

師古曰埒等也

烏氏羸傳

烏氏羸畜牧

師古曰氏音支烏氏姓也羸名也其人為畜牧之業也

及眾斥

賣

師古曰畜牧滋盛其數多則出而賣之也

求竒繒物閒獻戎王

師古曰避時之禁故因閒隙私遺戎王

戎王十倍其償

宋祁曰償字上當有價

字予畜畜至用公谷量牛馬

師古曰言其數饒不可計筭故以山公谷多

少言

秦始皇令羸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

請師古曰與讀曰豫請音才姓反

巴寡婦清傳

巴寡婦清

師古曰以其行絜故號曰清也

其先得丹穴而擅

其利數世

師古曰丹丹砂也穴者山谷之穴出丹也

家亦不訾

師古曰言其財

衆多無限數此言音子移反

清寡婦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人

不敢犯始皇以為貞婦而客之為築女懷

猗頓 烏氏羸 巴寡婦清傳

清臺

秦漢之制列侯封君食租稅歲率戶二百
千戶之君則二十萬朝覲聘享出其中庶
民農工商賈率亦歲萬息二千百萬之家
即二十萬而更繇租賦出其中師古曰更音工衡反繇讀

曰衣食好美矣故曰陸地牧馬二百蹏孟康曰百六十七頭也

古曰蹏古蹄字牛千蹏角馬貴而牛賤以此為率

也師古曰百六十七頭牛則為蹄與角凡一千二也言千者舉成數也○宋祁曰牛千蹏角浙本作牛蹏角千

字彙傳卷三

世系二

九

千足羊師古曰凡言千足者二百五十頭也澤中千足菟水居

千石漁波師古曰波讀曰陂言有大陂養魚一歲收千石魚也說者不曉乃改其波字為皮又

讀為披皆失之矣山居千章之萩孟康曰萩任方章者千枚也師古曰大材曰章

解在百官公卿表萩即楸樹字也其下並同也○宋祁曰注文浙本百官公卿表句下有萩不在山明矣六字

刪樹字兩也字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

陵千樹橘淮北滎南河濟之閒千樹萩師古

曰滎亦水名濟水所溢作也即今所謂滎澤也陳夏千畝棗師古曰陳陳縣也夏夏縣

也皆屬淮陽種棗樹而取其汁夏音嘏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

寡婦清

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畝鐘之

田孟康曰一鐘受六斛四斗師古曰一畝收鐘者凡千畝也○宋祁曰注文師古曰下當有言字若

千畝卮茜孟康曰茜草卮子可用染也師古曰茜音千見反千畦薑韭師古曰畦音穉

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諺曰以貧求

富農不如工工不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

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師古曰言其易以得利也通邑大

都酤一歲千釀師古曰千釀以釀酒醯醬千瓠師古曰瓠長頭甕也

漿千僇受十升瓠音胡雙反○宋祁曰注文中頭字當作頸字升字當作斗字雙字當作江字

屠牛羊彘千皮穀

糴千鐘師古曰謂常糴取而居之薪橐千車船長千丈師古曰摠

木千章竹竿萬个孟康曰个者一个兩个師古曰个讀曰箇

軺車百乘師古曰軺車輕小之車也軺音弋昭

木器棗

素木鐵器若

者千枚銅器千鈞孟康曰三十斤為一鈞

卮茜千石孟康曰百二十斤為一石素木素器也馬蹏噉千師古曰噉口也

牛千足羊彘千雙師古曰噉音江鈞反又口鈞反

寡婦清

曰童 **童手指千** 孟康曰童奴婢也古者無空手游口即豕

別馬牛蹠角也師古曰手指皆有作務作務須手指故曰手指以謂有巧伎者指千則人百 **筋角丹沙千斤其**

帛絮細布千鈞文采千匹 師古曰文文繒也帛之有色者曰采 **荅**

布皮革千石 孟康曰荅布白疊也師古曰麤厚之布也其價賤故與皮革同其量耳非

白疊也荅者重厚之貌而讀者妄為榻音非也 **來千大斗** 師古曰大斗者異於量米粟之

斗也今俗 **藁麴鹽豉千合** 師古曰藁藁以斤石稱之輕重齊則為合

鹽豉則斗斛量之多少等亦為合合者相配耦之言耳今西楚荆沔之俗賣鹽豉者鹽豉各一斗則各為裹而相

隨焉此則合也說者不曉乃讀為升合 **鮫黃千斤** 之合又改作台競為解說失之遠矣

師古曰鮫海魚也黃刀魚也飲而不食者鮫音胎又音涖醬音薺又音才爾反而說者妄讀鮫為夷非唯失於

訓物亦不知音矣 **鮪鮑千鈞** 師古曰鮪鮪魚也即今不著鹽而乾者也鮑今之鮑魚也鮪音

輒膊音晉各反鮪音於業反而說者乃讀鮪為鮪魚之鮪音五回反失義遠矣鄭康成以為鮪於焗室乾之亦

非也焗室乾之即鮪耳蓋今巴荆人所呼鮪魚者是也音居偃反秦始皇載鮪亂臭則是鮪魚耳而焗室乾者

本不臭也焗者音蒲北反 **棗栗千石者三之** 師古曰三千石 **狐貂裘**

千皮羔羊裘千石 師古曰狐貂貴故計其數羔羊賤故稱其量也 **旃席**

千具它果采千種 師古曰果采謂於山野采取果實也 **子貸金錢**

千貫節駟儈 孟康曰節節物貴賤也謂除估儈其餘利比於千乘之家也師古曰儈者

寡婦清

合會二家交易者也。駟者其首率也。駟音子朗反。儇音工外反。貪賈三之廉賈五

之孟康曰：貪賈未當賣而賣未當買而買，故得利少而十得其三。廉賈貴乃賣賤乃買，故十得五也。○劉敞

曰：貪賈務賒貸，仍取厚利，常多亡失，故三之廉賈取之約未嘗亡失，故五之。○劉奉世曰：此謂子貸取息也。貪

賈取利多，故三分取息一分。廉賈則五分取一耳。所謂歲萬息二千也。亦比千乘之

家此其大率也

蜀卓氏傳

蜀卓氏之先趙人也，用鐵冶富。秦破趙，遷

卓氏之蜀，夫妻推輦行師古曰：步車曰輦。諸遷虜少

蜀傳卷十一 九之二 十三

有餘財，爭與吏求近處。處葭萌師古曰：縣名也。地理志屬

廣漢葭唯卓氏曰：此地陘薄，吾聞岷山之

下沃壘，下有跋鷓，至死不飢。孟康曰：跋音躡，水鄉多鷓，其山下有

沃野，灌溉師古曰：孟說非也。跋鷓謂芋也。其根可食，以充糧，故無飢年。華陽國志曰：汶山郡都安縣有大芋，如

躡鷓也。民工作布易賈，乃求遠遷，致之臨邛

大熹，即鐵山鼓鑄師古曰：即就也。運筭，寄筭并賈，滇蜀

民師古曰：行販賣於滇蜀之間也。滇音丁賢反。富至童八百人，田地

射獵之樂，擬於人君

蜀卓氏

程鄭羅哀傳

程鄭山東遷虜也亦冶鑄賈黽結民富埒

卓氏

師古曰黽結西南夷也言程鄭行賈求利於其人也埒等也黽音直追反結讀曰髻

程

卓既衰至成哀間成都羅哀此言至鉅萬初

哀賈京師隨身數十百萬

師古曰言其自有數十萬且至百萬

為

平陵石氏持錢其人彊力石氏嘗次如苴

孟康曰平陵如氏苴氏也石氏勤力故此言次二人也師古曰孟說非也其人彊力謂羅哀耳此言次如苴自謂石氏之饒財也

苴音側于反親信厚資遺之令往來巴蜀數

北齊傳卷上

世宗

十三

年間致千餘萬哀舉其半賂遺曲陽定陵

侯

師古曰謂王根厚于長也

依其權力賒貸郡國人莫

敢負

師古曰負音吐戴反

擅鹽井之利期年所得自

倍

師古曰期音基

遂殖其貨

孔氏傳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為業秦滅魏

遷孔氏南陽大鼓鑄規陂田連騎游諸侯

因通商賈之利有游閒公子之名

師古曰閒讀曰閑言

其志寬大不在急促公子者公侯貴人之子也言其舉動性行有似之也若今言諸郎矣然其贏

得過當瑜於熾嗇

師古曰瑜讀為愈愈勝也熾細也嗇愛吝也言其於利雖

不汲汲苟得然所獲贏餘多於細吝者家致數千

金故南陽行賈盡法孔氏之雍容

丙氏傳

魯人俗儉嗇而丙氏尤甚以鐵冶起富至

鉅萬然家自父兄子弟約頰有拾印有取

師古曰頰古俯字也俯仰必有所取捨無鉅細好惡也○宋祁曰注末也字上當有者字貫貸行

多傳至

卷一

十一

賈徧郡國鄒魯以其故多去文學而趨

利

刀閒傳

齊俗賤奴虜而刀閒獨愛貴之

師古曰刀姓閒名也

刀音貂桀黠奴人之所患唯刀閒收取使之

逐魚鹽商賈之利或連車騎交守相然

愈益任之終得其力起數千萬故曰寧爵

無刀

子孟康曰刀閒能畜豪奴奴或有連車騎交守相奴自謂寧欲免去作民有爵邪無將止為刀氏

丙氏刀閒

作奴乎無發聲助也

言能使豪奴自饒而盡其力也刁

聞既衰至成哀聞臨苗姓偉些言五千萬古師

曰姓姓名偉

師史傳

周人既熾而師史尤甚轉載百數師古曰轉載謂以車

不至雒陽街居在齊秦楚趙之中富家相載物而逐利者○宋祁曰尤舊本作光姚改作尤注文陀字當作物字賈郡國無所

矜以久賈孟康曰謂街巷居民無田地皆相矜以賈在此諸國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雒陽之

邑不入門設用此等故師史能致十千萬地居在諸國之中要衝之所若大街衢故其賈人無所不至而多得利不憚久行也中音竹仲反過

前傳六十一 百八十一 十五

師古曰十千萬即萬萬也言其財至萬萬也一曰至千萬者十焉師史既衰至成

哀王莽時雒陽張長叔薛子仲些亦十千

萬莽皆以為納言士欲法武帝然不能得

其利師古曰法武帝者言用卜式東郭咸陽孔僅等為官也

宣曲任氏傳

宣曲任氏其先為督道倉吏孟康曰若今吏督租穀使上道

師史 宣曲任氏

輸在所也師古曰於京師四方諸道督其租耳道者非謂上道也○劉奉世曰督道者倉所在地名耳猶後傳注漢宮闕疏所稱細柳倉也為倉吏故能藏粟致富也

金玉任氏獨窖倉粟師古曰取倉粟而窖藏之也窖音工孝反楚

漢相距滎陽民不得耕種米石至萬而豪

桀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起富富人奢

侈而任氏折節為力田畜人爭取賤買在

氏獨取貴師古曰言其居買之物不計貴賤惟在良莠也賈讀曰價善富者數

世師古曰折節力田務於本業先公後私率道間里故云善富然任公家約

前傳卷之七上二十六

非田畜所生不衣食公事不畢則不得飲

酒食肉師古曰任公任氏之父也言家為此私約制也晉灼以為任用公家之約此說非也○宋

氏校本云不得字上疑有身字以此為閭里率故富而主上

重之塞之斥也唯橋桃以致馬千匹牛倍

之羊萬粟以萬鍾計孟康曰邊塞主斥候卒也唯此一人能致富若此師

古曰此說非也塞斥者言國家斥開邊塞更令寬廣故橋桃得恣其畜牧也姓橋名桃以萬鍾計者不論斗斛

千萬之數每率舉萬鍾而計之著其饒多也○劉放曰顏說未盡塞之斥也公私皆有費用故橋桃得以致富

豈謂待廣地恣其畜牧哉吳楚兵之起長安中列侯封君

宣曲任氏

行從軍旅齋身子錢家

師古曰行者須齋糧而出於子錢家資之也資

謂求假之也音吐得反

子錢家以為關東成敗未決莫

肯子唯母鹽氏出捐千金貸

師古曰貸謂假與之音吐戴反

其息十之三月吳楚平一歲之中則母鹽

氏息十倍用此富關中關中富商大賈大

氏盡諸田

師古曰氏讀曰抵抵歸也

田牆田蘭韋家栗氏

安陵杜氏亦鉅萬前富者既衰自元成訖

王莽京師富人杜陵樊嘉茂陵摯網平陵

前傳本一

卷九十一

十七

如氏苴氏長安丹王君房豉樊少翁王孫

大卿為天下高此言

師古曰王君房賣丹樊少翁及王孫大卿賣豉亦致高此言讀

與資同高此言謂多資財

樊嘉五千萬其餘皆鉅萬矣王

孫卿以財養士與雄傑交王莽以為京司

市師漢司東市令也此其章章尤著者也

其餘郡國富民兼業顯利

師古曰顯與專同

以貨賂

自行取重於鄉里者不可勝數故秦揚以

田農而甲一州

孟康曰以田地過限從此而富為州中第一也

公翁伯以

販脂而傾縣邑張氏以賣糶曹而隄修質氏

以洒削而鼎食

服虔曰治刀劔者也如淳曰作刀劔削者師古曰二說皆非也洒濯

也前謂刀劔室也謂人有刀劔削故惡者主為洒削濁

氏以胃脯而連騎

晉灼曰今太官常以十月作沸湯燂羊胃以末椒薑坩之暴使

燥是也師古曰燂音似廉反坩音浦頓反張里以馬醫而擊鍾皆越

法矣然常循守事業積累贏利漸有所起

至於蜀卓宛孔齊之刁閒公擅山川銅鐵

魚鹽市井之入運其筭壽策上爭王者之利

下錮齊民之業

師古曰錮亦謂專取之也

皆陷不軌奢僭

之惡又况搗豕搏掩犯姦成富

師古曰搏掩謂搏擊掩襲

取人物者也搏字或作博一說博六博也掩意錢之屬也皆戲而賭取財物

曲叔愁見發

雍樂成之徒

師古曰姓曲名叔姓晉名發姓雍名樂成也愁音工奚反

猶復

齒列

師古曰身為罪惡尚復與良善之人齊齒並列

傷化敗俗大亂之

道也

正文二千八百一十一

註文四千一十三

貨殖傳第六十一

游俠傳第六十二

漢書九十二

漢 護 軍 班 固 撰

唐議奏行秘書監裴縣開國子顏 師古 集註

古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自卿大夫以至

于庶人各有等差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

無覬覦師古曰覬幸也覦欲也幸得其所欲也覬音異覦音踰又音諭孔子曰

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謂權不移於下也

百官有司奉法承令以脩所職失職有誅

侵官有罰夫然故上下相順而庶事理焉

周室既微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桓文之後

大夫世權陪臣執命師古曰齊桓晉文周二霸也陪重也陵

夷至於戰國合從連衡力政爭彊師古曰力政者奔背禮義

專任威力也從音子容反繇是列國公子魏有信陵趙有

平原齊有孟嘗楚有春申師古曰繇讀與由同信陵君魏無忌

平原君趙勝孟嘗君田文春申君黃歇皆藉王公之執競為游

俠雞鳴狗盜無不賓禮師古曰謂孟嘗君用雞鳴而得士出關因

游俠傳序

狗盜而取狐白裘也。○而趙相虞卿棄國捐君宋祁曰此注疑是孟康

以周窮交魏齊之厄師古曰魏齊虞卿之交也將為范雎所殺卿救之也

信陵無忌竊符矯命戮將專師以赴平原

之急師古曰秦兵圍趙趙相平原君告急於無忌無忌因如姐以竊兵符矯魏僖侯命代晉鄙為將

而今朱亥鎚殺晉鄙遂率兵救趙秦兵以卻而趙得全皆以取重諸侯顯名

天下搯擊而游談者以四豪為稱首師古曰搯音持

也擊古手攬字也四豪即魏信陵以下也搯音危於是背公死黨之議

成守職奉上之義廢矣及至漢興禁網疏

六傳六二 公九二 二

闊未之匡改也師古曰匡正也是故代相陳豨從

車千乘而吳淠淮南皆招賓客以千數外

戚大臣魏其武安之屬競逐於京師布衣

游俠劇孟郭解之徒馳騫於閭閻權行州

域力折公侯眾庶榮其名迹覬而慕之雖

其陷於刑辟自與殺身成名若季路仇牧

死而不悔也師古曰季路孔子弟子也姓仲名由衛人也衛有崩贖之亂季路聞之故入赴難

遇孟贖石乞以戈擊之斷纓季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仇牧宋大夫也宋萬殺閔公仇牧聞之趨而至

手劍而叱之萬臂擊仇牧碎首齒著于門闔言游俠之徒自許節操同於季路仇牧○宋本云一有也字邵本

無姚本刪故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師古曰論語載

曾子之言也非明王在上視之以好惡齊之解在刑法志

以禮法民曷繇知禁而反正乎師古曰視讀曰示繇讀曰

由古之正法五伯三王之臯人也師古曰伯讀曰霸下

此皆類而六國五伯之臯人也夫四豪者又

六國之臯人也況於郭解之倫以匹夫之

細竊殺生之權其臯已不容於誅矣觀其

游俠傳序 七五二 三

溫良泛愛振窮周急謙退不伐亦皆有絕

異之姿惜乎末入於道德苟放縱於末流

殺身亡宗非不幸也自魏其武安淮南之

後天子切齒衛霍改節然郡國豪桀虺虺

各有京師親戚冠蓋相望亦古今常道莫

足言者唯成帝時外家王氏賓客為盛而

樓護為帥及王莽時諸公之間陳遵為雄

閭里之俠原涉為魁師古曰魁者斗之所用盛而杓之本也故言根本者

游俠傳序

魁皆云

朱家傳

朱家魯人高祖同時也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聞所藏活豪士以百數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終不伐其能飲其德

孟康曰有德於

人而不自美也師古曰飲沒也謂不稱顯○劉奉世曰飲其德飲字當象不字言沒非義也飲者猶飲物自飲言不飲有其德○宋祁曰注文顯字下當有也字諸所嘗施唯恐見之

振人不瞻先從貧賤始家亡餘財衣不兼

前傳之二

七九二

四

采食不重味乘不過鞫牛

晉灼曰鞫鞫挽也鞫牛小牛也師古曰鞫

重挽也音工豆反晉說是也

專趨人之急甚於己私

師古曰趨讀曰

趣趣嚮也

既陰脫季布之厄及布尊貴終身不

見自關以東莫不延頸願交楚田仲以俠

聞父事朱家自以為行弗及也田仲死後

有劇孟

劇孟傳

劇孟者洛陽人也周人以商賈為資劇孟

朱家 劇孟

以俠顯吳楚反時條侯為太尉乘傳東將

師古曰乘傳車而東出為大將也傳音張戀反

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

楚舉大事而不求劇孟吾知其無能為已

師古曰已語終辭

天下騷動大將軍得之若一敵國

云

○宋祁曰浙本無軍字

劇孟行大類朱家而好博多

少年之戲然孟母死自遠方送喪蓋車乘

及孟死家無十金之財而符離王孟亦以

俠稱江淮之間

師古曰符離沛郡之縣也

是時濟南睢氏

古傳卷十二

七九二

五一

陳周虜亦以豪聞

師古曰睢音閑

景帝聞之使使盡

誅此屬其後代諸白梁韓母辟陽翟薛况

陝寒孺紛紛復出焉

師古曰代郡白姓非一家也故稱諸焉梁國人姓韓名母

辟陽翟屬潁川陝即今陝州陝縣也薛况寒孺皆人姓名也辟讀曰避

郭解傳

郭解河內軹人也

師古曰軹音只

溫善相人許負外

孫也解父任俠孝文時誅死解為人靜悍

師古曰性沈靜而勇悍

不飲酒少時陰賊感槩

師古曰陰賊者陰懷

郭解

賊害之意也感槩者不快意所殺甚衆以軀藉感意氣而立節槩也

友報仇師古曰藉古籍字也藉謂借助也臧命作姦剽攻師古曰臧命臧亡命之人也剽劫也攻謂穿窬而盜也剽音匹妙反

穿窬也穿窬而盜亦不甚豪矣然剽是用力淺小之稱攻則用力重害二者異耳休乃鑄錢

搖冢師古曰不報仇剽攻則鑄錢發冢也不可勝數適有天幸窘

急常得脫若遇赦及解年長更折節為儉

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然其自喜為俠益

甚師古曰自好喜為此名也喜音許吏反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

功師古曰振謂舉救也矜夸持也其陰賊著於心本發於睚

眦如故云師古曰著音直略反心本猶言本心也睚音崖眦音漬睚眦又音五懈士懈反解具

在杜欽傳而少年慕其行亦輒為報讎不使知

也解姊子負解之執師古曰負持也與人飲使之醕

非其任彊灌之師古曰盡爵曰醕其人不飲而使盡爵乃彊灌之故然怒也醕音子

笑反彊音其兩反人怒刺殺解姊子去亡解姊怒曰

以翁伯時人殺吾子賊不得伯解字也棄其

尸道旁弗葬欲以辱解解使人微知賊處

郭解

師古曰微伺問之也賊窘自歸師古曰窘困急具以實告解解

曰公殺之當吾兒不直遂去其賊師古曰除去其罪也

去音立吕反○劉奉世曰去者遣之令云而已何必除罪臯其姊子收而葬之

諸公聞之皆多解之義師古曰多猶重也益附焉解

出人皆避有一人獨箕踞視之解問其姓

名客欲殺之解曰居邑屋不見敬是吾德

不脩也師古曰邑屋猶今人言村舍也彼何臯乃陰請尉史

曰是人吾所重至踐更時脫之師古曰踐更為踐更之空

也凡免也更音工衡反脫音它活反每至直更數過吏弗求師古

曰直當也次當為更也數音所角反怪之問其故解使脫之箕

踞者廼肉袒謝臯少年聞之愈益慕解之

行洛陽人有相仇者邑中賢豪居間以十

數終不聽師古曰居中間為道地和輯之而不見許也客廼見解解

夜見仇家仇家曲聽師古曰屈曲從其言○劉氏校本云注文末疑有也

字解謂仇家吾聞洛陽諸公在閒多不聽

今子幸而聽解解柰何從它縣奪人邑賢

郭解

大夫權乎廼夜去不使人知曰且毋庸待

我去今洛陽豪居閒廼聽師古曰庸用也且無用休待洛陽豪更言

之廼從其言也解為人短小恭儉出未嘗有騎師古曰不

以騎自隨也不敢乘車入其縣庭師古曰所屬之縣也之旁

郡國為人請求事事可出出之如淳曰事可為免出者出

之不可者各令厭其意師古曰厭滿也音一贍反然後廼

敢嘗酒食諸公以此嚴重之爭為用邑中

少年及旁近縣豪夜半過門常十餘車請

得解客舍養之師古曰舍止也言解多藏亡命喜事少年與解同志者知亡命者多

歸解故夜將車來迎取其人居止而養之及徙豪茂陵也解貧不中

訾師古曰中充也言訾財不充合徙之數也中音竹仲反其下亦同吏恐不敢

不徙衛將軍為言郭解家貧不中徙上曰

解布衣權至使將軍此其家不貧師古曰將軍為之言

是為其所使也解徙諸公送者出千餘萬軹人楊

季主子為縣掾萬之師古曰萬塞其送不令解得之也萬與隔同解

兄子斷楊掾頭解入關關中賢豪知與不

知聞聲爭交驩

師古曰知謂先相知

邑人又殺揚季主

季主家上書人又殺闕下

師古曰於闕下殺上書人

上聞

廼下吏捕解解亡置其母家室夏陽身至

臨晉臨晉籍少翁素末知解因出關

師古曰出解於

也籍少翁已出解解傳太原所過輒告主

人處吏逐迹至籍少翁少翁自殺口絕久

之得解窮治所犯為而解所殺皆在赦前

軹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譽郭解生曰解專

郭解傳六二

九十一九

以姦犯公法何謂賢解客聞之殺此生斷

舌吏以責解解實不知殺者殺者亦竟莫

知為誰吏奏解無辜御史大夫公孫弘議

曰解布衣為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不

知此辜甚於解知殺之當大逆無道

師古曰當謂處

斷其罪遂族解自是之後俠者極眾而無足

數者然關中長安樊中子槐里趙王孫長

陵高公子西河郭翁中

師古曰中讀曰仲

太原魯翁

孺臨淮兒長卿

師古曰兒音五奚反

東陽陳君孺雖為

俠而恂恂有退讓君子之風

師古曰恂恂謹信之貌也音荀

至

若北道姚氏西道諸杜南道仇景東道佗

羽公子

師古曰據京師而言指其東西南北謂也姓佗名羽字公子佗古他字○宋祁曰注文謂

字下當有之道兩字

南陽趙調之徒盜跖而居民間者

耳曷足道哉此乃鄉者朱家所羞也

師古曰鄉

讀曰嚮

萬章傳

萬章傳之二

七九二

十

萬章字子夏長安人也

師古曰萬音距○陽夏公曰按廣韻萬與距同

注漢有萬章距字疑誤集韻萬讀如規矩之矩距亦有作矩讀

長安熾盛街閭

各有豪俠章在城西柳市

師古曰漢宮闕疏云細柳倉有柳市號

曰城西萬子夏為京兆尹門下督從至殿

中

師古曰章從京兆也侍中諸侯貴人爭欲揖章莫與

京兆尹言者章遂巡其甚懼其後京兆不復

從也

師古曰更不以章自隨也

與中書令石顯相善亦得

顯權力門車常接轂至成帝初石顯坐專

萬章

權擅執免官徙歸故郡

○宋祁曰越本無徙字

顯貴巨

萬當去留牀席器物數百萬直

○宋祁曰留字下當有其

字欲以與章章不受賓客或問其故章歎

曰吾以布衣見哀於石君

師古曰言為石顯所哀憐

石君

家破不能有以安也

師古曰言力不能救

而受其財物

此為石氏之禍萬氏反當以為福邪諸公

以是服而稱之河平中王尊為京兆尹捕

擊豪俠殺章及箭張回

服虔曰作箭者姓張名回

酒市趙

君都賈子光

服虔曰酒市中也

皆長安名豪報仇怨

養刺客者也

樓護傳

樓護字君卿齊人父世醫也護少隨父為

醫長安出入貴戚家護誦醫經本草方術

數十萬言長者咸愛重之共謂曰以君卿

之材何不官學乎繇是辭其父學經傳

師古

曰繇讀與由同

為京兆吏數年甚得名譽是時王

氏方盛賓客滿門五侯兄弟爭名

○宋祁曰邵本無兄

弟其客各有所厚不得左右

師古曰不相經過也

唯護

盡入其門咸得其驩心結士大夫無所不

傾其交長者尤見親而敬眾以是服為人

短小精辯論議常依名節聽之者皆竦與

谷永俱為五侯上客長安號曰谷子雲筆

札樓君卿脣舌三言其見信用也母死送葬

者致車二三千兩閭里歌之曰五侯治喪

孝悌本二

五九十一

十二

樓君卿久之平阿侯舉護方正

師古曰王譚也

為諫

大夫使郡國護假貸

師古曰官以物假貸貧人令護監之貸音吐戴反

多持幣帛過齊

○劉奉世曰此謂樓護假貸於人多賫幣帛過齊以施親故爾何乃

謬斷其句云監護官貸耶劉攽說同

上書求上先人家因會宗

族故人各以親疏與束帛一日散百金之

費使還奏事稱意擢為天水太守數歲免

家長安中時成都侯商為大司馬衛將軍

罷朝欲候護其主簿諫將軍至尊不宜入

樓護

閭巷商不聽遂往至護家家狹小官屬立
車下久任移時天欲雨主簿謂西曹諸掾
曰不肯彊諫反雨立閭巷商還或白主簿
語商恨以它職事去主簿終身廢錮後護
復以薦為廣漢太守元始中王莽為安漢
公專政莽長子宇與妻兄呂寬謀以血塗
莽第門欲懼莽令歸政發覺莽大怒殺宇
而呂寬亡寬父素與護相知寬至廣漢過

子傳五十二 九十二 十三

護不以事實語也到數日名捕寬詔書至

師古曰舉姓名而捕之也護執寬莽大喜徵護入為前輝

光師古曰莽分二輔置前輝光後丞烈以護為之輝音暉封息鄉侯列於九

卿莽居攝槐里大賊趙朋霍鴻等羣起延

入前輝光界護坐免為庶人其居位爵祿賂

遺所得亦緣手盡既退居里巷時五侯皆

已死年老失執賓客益衰至王莽篡位以

舊恩召見護封為樓舊里附城師古曰莽為此爵名效古

樓護

之附庸也

而成都侯商子邑為大司空貴重商

故人皆敬事邑唯護自安如舊節邑亦父

事之不敢有闕時請召賓客邑居樽下稱

賤子上壽師古曰言以父禮事。宋祁曰注末當有之字。坐者百數皆

離席伏護獨東鄉正坐師古曰鄉讀曰嚮字謂邑曰

公子貴如何蘇林曰邑字公子也初護有故人呂公無

子歸護護身與呂公妻與呂姬同食及護

家居妻子頗厭呂公護聞之流涕責其妻

少傳六十二 七九十二 十四

子曰呂公以故舊窮老託身於我義所當

奉遂養呂公終身護卒子嗣其爵

陳遵傳

陳遵字孟公杜陵人也祖父遂字長子宣

帝微時與有故相隨博弈師古曰博六博弈圍碁也數負

進師古曰進者會禮之財也謂博所賭也解在高紀一說進勝也帝博而勝故遂有所負及宣

帝即位用遂稍遷至太原太守廼賜遂璽

書曰制詔太原太守官尊祿厚可以償博

陳遵

進矣妻君寧時在旁知狀

師古曰史皇孫名進而此詔不諱之蓋史

家追書故有其字耳君寧遂妻名也云妻知負博之狀者著舊恩之深也○劉放曰顏云史家追書妄也詔書本字史家何苦改之蓋遂於是辭謝因曰事在

元平元平年赦令前其見厚如此元帝時

徵遂為京兆尹至廷尉遵少孤與張竦伯

松俱為京兆史竦博學通達以廉儉自守

而遵放縱不拘操行雖異然相親友哀帝

之末俱著名字為後進冠

如淳曰為後進人士之冠首也

並

前傳六十二

七五十二

十五

入公府公府掾史率皆羸車小馬不上鮮

明而遵獨極輿馬衣服之好門外車騎交

錯又日出醉歸

師古曰言每日必出飲也

曹事數廢西曹

以故事適之

師古曰案舊法令而罰之也適讀曰謫此下皆同

侍曹輒

詣寺舍白遵曰陳卿今日以其事適遵曰

滿百乃相聞故事有百適者斥滿百西曹

白請斥大司徒馬宮大儒優士又重遵

師古

曰優禮賢士而尤敬重遵

謂西曹此人大度士奈何以小

陳遵

文責之廼舉遵能治三輔劇縣補郁夷令

師古曰右扶風之縣也

久之與扶風相失

師古曰意不相得也

自免

去槐里大賊趙朋霍鴻等起遵為校尉擊

朋鴻有功封嘉威侯居長安中列侯近臣

貴戚皆貴重之牧守當之官及郡國豪桀

至京師者莫不相因到遵門遵者酒

師古曰者讀曰

嗜每大飲賓客滿堂輒關門取客車轄投

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

師古曰既關閉門又投車轄也而說者便欲改

前傳三十一

五十一

十六

轄字為館云門之館籒妄穿鑿耳館自主人所執何煩投井也

嘗有部刺史奏

事過遵值其方飲刺史大窮候遵露醉時

突入見遵母

師古曰露溼言其大醉也露音竹占反

叩頭自白

當對尚書有期會狀母廼令從後閣出去

師古曰以其前門關閉故從後閣出之也

遵大率常醉然事亦不

廢長八尺餘長頭大鼻容貌甚偉略涉傳

記贍於文辭性善書與人尺牘主皆臧去

以為榮

師古曰去亦臧也音立呂反又音舉

請求不敢逆所到

陳遵

衣冠懷之唯恐在後

師古曰懷來也謂招來而禮之

時列侯

有與遵同姓字者每至人門曰陳孟公坐

中莫不震動既至而非因號其人曰陳驚

坐云王莽素竒遵材在位多稱譽者繇是

起為河南太守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

既至官當遣從史

西召善書吏十人於前治私書謝京師故

人遵馮几

師古曰馮讀曰憑

口占書吏且省官事

師古

曰占隱度也口隱其辭以授吏也占音之贍反

書數百封親疏各有意

河南大驚數月免初遵為河南太守而弟

級為荊州牧當之官俱過長安富人故淮

陽王外家左氏飲食作樂後司直陳崇聞

之劾奏遵兄弟幸得蒙恩超等歷位遵爵

列侯備郡守級州牧奉使皆以舉直察枉

宣揚聖化為職不正身自慎始遵初除乘

藩車入閭巷

師古曰藩車車之有屏蔽者

過寡婦左阿君

置酒訶謳遵起舞跳梁頓仆坐上暮因留

陳遵

宿為侍婢扶卧遵知飲酒飫宴有節師古曰宴食曰

飫飫音於庶反禮不入寡婦之門而湛酒溷肴師古曰湛讀曰

沈又音耽亂男女之別輕辱爵位羞汙印鞞師古曰

曰此鞞謂印之組也惡不可忍聞臣請皆免遵既免歸

長安賓客愈盛飲食自若師古曰言自如其故久之復

為九江及河內都尉凡三為二千石而張

竦亦至丹陽太守封淑德侯後俱免官以

列侯歸長安竦居貧無賓客時時好事者

從之質疑問事論道經書而已師古曰質正也而遵

晝夜呼號師古曰呼音火故反車騎滿門酒肉相屬師古曰

曰屬連續也屬音之欲反先是黃門郎揚雄作酒箴以諷

諫成帝其文為酒客難法度士譬之於物

曰子猶瓶矣觀瓶之居居井之眉師古曰眉井邊地若

人目上之有眉處高臨深動常近危酒醪不入口臧

水蒲懷不得左右牽於纏徽一旦車礙為

甕所輻師古曰纏徽井索也車縣也甕井以輻為甕者也也

所擊則破碎也東音上綃反莞音丁浪反輻音雷諸家
之說或以東為慮或音衛又以莞為覽皆失之愁音側
救身提黃泉骨肉為泥師古曰提擲也擲入黃泉之中也提音徒計反

自用如此不如鴟夷師古曰鴟夷韋囊以盛酒即今鴟夷膝也○宋祁曰

注文滕當作鴟夷滑誓腹如大壺師古曰滑誓園轉縱捨無

窮之狀滑音盡日盛酒人復借酤師古曰盡猶竟日也常

為國器託於屬車師古曰天子屬車常載酒食故有鴟夷也屬音之欲反出

入兩宮經營公家繇是言之酒何過乎師古曰

曰繇讀與由同其下類此遵大喜之師古曰喜好愛也音許吏反常謂張竦

以物侍冬三 五九三 十九

五呂與爾猶是矣足下諷誦經書苦身自約

師古曰約猶束也不敢差跌師古曰跌音徒結反而我放意自恣

浮湛俗間師古曰湛讀曰沈官爵功名不減於子而

差獨樂顧不優邪師古曰顧念也竦曰人各有性長

短自我子欲為我亦不能吾而效子亦敗

矣雖然學我者易持效子者難將吾常道

也及王莽敗二人俱客於池陽師古曰左馮翊之縣也

竦為賊兵所殺李奇曰竦知有賊當去會反支日不去因為賊所殺相譚以為通人

陳遵

之敵也

更始至長安大臣薦遵為大司馬護

軍與歸德侯劉颯俱使匈奴

鄧展曰颯音立

單于欲

脅誑遵遵陳利害為言曲直單于大奇之

遣還會更始敗遵留朔方為賊所敗時醉

見殺

○劉氏校本云敗當作攻

原涉傳

原涉字巨先祖父武帝時以豪桀自陽翟

徙茂陵

師古曰陽翟潁川之縣也

涉父哀帝時為南陽太

為傳本二

古本二一十

守天下殷富大郡二千石死官賦斂送葬

皆千萬以上妻子通共受之以定產業時

又少行三年喪者及涉父死讓還南陽賻

送行喪家廬三年絲是顯名京師禮畢扶

風謁請為議曹

師古曰禮畢行喪終服也

衣冠慕之輻輳

為大司徒史丹舉能治劇為谷口令

師古曰左馮翊

之縣今之雲陽谷口是其處也○劉敞曰史丹在成帝時為大將軍後以光祿大夫養病未嘗為司徒又不到

哀帝世此自原涉為大司徒史耳後人妄加丹字劉敞說同

時年二十餘谷口聞

原涉

其名不言而治先是涉季父為茂陵秦氏
所殺涉居谷口半歲所自劾去官欲報仇
谷口豪傑為殺秦氏亡命歲餘逢赦出郡
國諸豪及長安五陵諸為氣節者皆歸慕
之師古曰五陵謂長陵安陵陽陵茂陵平陵也班固西都賦曰南望杜霸北眺五陵是知霸陵杜陵非此五陵之數也而說者以為高祖以下至茂陵為五陵失其本意涉遂傾身與相
待人無賢不肖闐門師古曰闐字與寘同音大千反在所閭
里盡滿客或譏涉曰子本吏二千石之世

孝傳九十二

卷五十二

十一

結髮自脩以行喪推財禮讓為名正復讎
取仇猶不失仁義何故遂自放縱為輕俠
之徒乎涉應曰子獨不見家人寡婦邪始
自約救之時意迺慕宋伯姬及陳孝婦師古曰伯姬曾宣公女嫁於宋恭公恭公卒伯姬寡居至景公時伯姬之宮夜火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伯姬曰婦人之義保傅不具夜不下堂遂逮於火而死陳孝婦者其夫當行戒屬孝婦曰幸有老母吾若不來汝善養吾母孝婦曰諾夫果死孝婦養姑俞謹其父母將取嫁之孝婦固欲自殺父母懼而不取遂使養姑淮陽太守以聞朝廷高其義賜黃金四十斤復之終身號曰孝婦不幸壹為盜賊所汙

原涉

遂行淫失

師古曰失讀曰佚

知其非禮然不能自還

吾猶此矣

師古曰還讀曰旋謂反歸故操也

涉自以為前讓南

陽賻送身得其名而令先人墳墓儉約非

孝也迺大治起冢舍周閣重門初武帝時

京兆尹曹氏葬茂陵民謂其道為京兆仔

涉慕之迺買地開道立表署曰南陽仔人

不肯從謂之原氏仔費用皆印富人長者

師古曰印音牛向反

然身衣服車馬纜具妻子內困專

古傳之三

古本之三

二十二

以振施貧窮赴人之急為務人嘗置酒請

涉涉入里門客有道涉所知母病避疾在

里宅者

師古曰在此里之中宅上也

涉即往侯叩門家哭

涉因入弔問以喪事家無所有涉曰但絜

掃除沐浴待涉還至主人對賓客歎息曰

人親卧地不收涉何心鄉此

師古曰鄉讀曰嚮

願徹

去酒食賓客爭問所當得涉迺側席而坐

師古曰禮有憂者側席而坐今涉卹人之喪故側席

削牘為䟽

師古曰牘木簡也䟽音所慮反

原涉

具記衣被棺木下至飯含之物分付諸客

師古曰飯音扶晚反含音胡紺反

諸客奔走市買至日昃皆

會

師古曰昃音徒結反○宋祁曰注文昃字下當有日側也三字

涉親閱視已

謂主人願受賜矣既共飲食涉獨不飽迺

載棺物從賓客往至喪家為棺斂勞俵畢

葬

師古曰勞俵謂慰勉賓客也棺音工喚反斂音力贍反勞音郎到反俵音郎代反

其周急

待人如此後人有毀涉者曰姦人之雄也

喪家子即時刺殺言者賓客多犯法臯過

數上聞王莽數收繫欲殺輒復赦出之涉

懼求為卿府掾史欲以避客

○宋祁曰避字下當有賓字

文

母太后喪時守復土校尉

蘇林曰文母太后元后也

已為

中郎后免官

○宋祁曰后字當作後

涉欲上冢不欲會

賓客密獨與故人期會涉單車毆上茂陵

師古曰毆與驅同

投暮入其里宅因自匿不見人遣

奴至市買肉奴乘涉氣與屠爭言斫傷屠

者亡是時茂陵守令尹公

師古曰守茂陵令末真為之○宋祁曰與

屠字下當有者字

新視事涉未謁也聞之大怒知涉

名豪欲以示眾厲俗遣兩吏脅守涉至日
中奴不出吏欲便殺涉去涉迫窘不知所
為會涉所與期上冢者車數十乘到皆諸
豪也共說尹公尹公不聽諸豪則曰原巨
先奴犯法不得使肉袒自縛箭貫耳詣廷
門謝辜於君威亦足矣尹公許之涉如言
謝復服遣去

師古曰令涉如故著衣服也復音扶目反

初涉與新

古仁本二

七九三

古

豐富人祁大伯為友大伯同母弟王游公
素嫉涉時為縣門下掾說尹公曰君以守
令辱原涉如是一旦真令至君復單車歸
為府吏涉刺客如雲殺人皆不知王名可
為寒心涉治冢舍奢僭踰制辜惡暴著主
上知之今為君計莫若墮壞涉冢舍條奏
其舊惡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君必得真令如此涉亦
不敢怨矣尹公如其計莽果以為真令涉

原涉

繇此怨王游公選賓客遣長子初從車二

十乘劫王游公家游公母即祁大伯母也

諸客見之皆拜傳曰無驚祁夫人遂殺游

公父及子斷兩頭去師古曰殺游公及其父○劉放曰殺游公父及子謂游公

及游公之子耳師古曰隱匿其情也涉性略似郭解外温仁謙遜而内隱

好殺睚眦於塵中獨死者甚多王

莽末東方兵起諸王子弟多薦涉能得死

士可用○宋祁曰越本作士死莽廼召見責以臯惡赦

貫師古曰貫謂寬其罪拜鎮戎大尹天水太守涉至官

無幾長安敗師古曰無幾言無多時也幾音居豈反郡縣諸假號

起兵攻殺二千石長吏以應漢諸假號素

聞涉名爭問原尹何在拜謁之時莽州牧

使者依附涉者皆得活傳送致涉長安更

始西屏將軍申徒建請涉與相見大重之故

茂陵令尹公壞涉冢舍者為建主簿涉本

不怨也涉從建所出尹公故遮拜涉謂曰

原涉

子竹侍奉十一 七九二 廿五

易世矣宜勿復相然涉曰丑君何壹魚肉

涉也

師古曰言以涉為魚肉不以人遇之

涉用是怒使客刺殺

主簿涉欲亡去申徒建內恨取之陽言吾

欲與原巨先共鎮三輔豈以一吏易之哉

賓客通言令涉自繫獄謝建許之賓客車

數十乘

○宋祁曰十越本作千

共送涉至獄建遣兵道

徵取涉於車上

師古曰徵要也音工堯反

送車分散馳遂

斬涉縣之長安市

師古曰縣其首

自哀平問郡國處

上句作六二

九二

北

處有豪桀然莫足數其名聞州郡者霸陵

杜君敖池陽韓幼孺馬領繡君賓西河漕

中叔皆有謙退之風

師古曰馬領北地之縣繡漕皆姓也漕音才到反中讀曰

仲王莽居攝誅鉏豪俠名捕漕中叔不能

得

師古曰指其名而捕之

素善彊弩將軍孫建莽疑建

藏匿泛以問建

師古曰泛者以常語問之不切責也泛音敷劒反

建曰臣

名善之誅臣足以塞責莽性果賊無所容

忍然重建不竟問遂不得也中叔子少游

復以俠聞於世云

右將監本杭本越本及三劉宋祁諸
本叅校其有異同並附於古註之下

游俠傳第六十二

正文伍阡貳佰伍拾捌字

註文參阡參拾貳字

佞幸傳第六十三

漢書九十三

漢 護 軍 班 固 撰

唐 議 奏 行 秘 書 監 裴 鷟 闕 子 顏 師 古 集 註

漢興佞幸寵臣高祖時則有籍孺孝惠有

閔孺此兩人非有材能但以婉媚貴幸師古

曰婉順也媚悅也與上卧起公卿皆因關說師古曰關說者言由

之而納說亦如行者之有開津○宋祁曰注末當有也字故孝惠時郎侍中

皆冠駿驥貝帶師古曰以駿驥毛羽飾冠海貝飾帶駿驥即驚鳥也駿音峻驥音儀

說在司馬相如傳○宋祁曰注文駿驥下疑有鳥字傳脂粉化閱籍之屬

也兩人徙家安陵其後寵臣孝文時士人

則鄧通官者則趙談北宮伯子師古曰姓北宮名伯子也

孝武時士人則韓嫣師古曰嫣音偃官者則李延年

孝元時官者則弘恭石顯孝成時士人則

張放淳于長孝哀時則有董賢孝景昭宣

時皆無寵臣景帝唯唯有郎中令周仁昭帝

時駙馬都尉程侯金賞師古曰程音丁護反嗣父車騎

將軍日磾爵為侯二人之寵取過庸不篤

師古曰纜過於常人耳不能大厚也

宣帝時侍中中郎將張彭

祖少與帝微時同席研書及帝即尊位彭

祖以舊恩封陽都侯出常乘號為愛幸其

人謹敕無所虧損

師古曰敕整也

為其小妻所毒薨

國除

鄧通傳

鄧通蜀郡南安人也以濯船為黃頭郎

師古

六傳六三

七九十三

二

曰濯船能持濯行船也土勝水其色黃故刺船之郎皆著黃帽因號曰黃頭郎也濯讀曰權音直孝反

文

帝嘗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推上天

顧見其衣尻帶後穿

師古曰衣尻帶後謂衣當尻上而居革帶之下處也

○宋祁曰注末也字當刪

覺而之漸臺

師古曰覺謂寢寐之寤也未央殿西南有蒼池

池中有漸臺覺音工孝反

以夢中陰目求推者郎

師古曰默而視之求

所夢者

見鄧通其衣後穿夢中所見也召問

其名姓姓鄧名通鄧猶登也文帝甚說

師古

曰說讀曰悅

尊幸之日日異通亦愿謹不好外

鄧通

交

師古曰專謹曰原音願又音原

雖賜洗沐不欲出於是文

帝賞賜通鉅萬以十數

師古曰每賜輒鉅萬如此者十數○劉攽曰積

前後賞賜盈鉅萬者以十數爾不謂一賜則鉅萬也

官至上大夫文帝時

間如通家遊戲

師古曰間謂投隙私行不公顯也如往也

然通無他

伎能不能有所薦達獨自謹身以媚上而

已上使善相人者相通曰當貧餓死上曰

能富通者在我何說貧於是賜通蜀嚴道

銅山得自鑄錢

師古曰嚴道屬蜀郡縣有蠻夷曰道

鄧氏錢布

卷之三十三

七九十三

三

天下其富如此文帝嘗病癱鄧通常為上

嗽吮之

師古曰嗽音山角反吮音自充反

上不樂從容問曰天

下誰最愛我者乎通曰宜且莫若太子太子

入問疾上使太子齧癰

師古曰齧齧也齧出其膿血齧音仕客反○宋

祁曰注文血字下疑有也字

太子齧癰而色難之已而聞

通常為上齧之太子慙繇是心恨通

師古曰繇讀與

由同其下類此

及文帝崩景帝立鄧通免家居居

無何人有告通盜出徼外鑄錢

師古曰徼猶塞也東北謂

之塞西南謂之徼塞者以障塞為名
徼者取徼渡之義也徼音工鈞反
下吏驗問頗

有遂師古曰遂成也成其罪狀
劉放曰遂字屬下句
竟案盡没入之

通家尚負責數鉅萬
張晏曰顧人採銅鑄錢未還庸直而會没入故也師

古曰此說非也積其前後所犯合没官者數多除其見在財物以外尚有負官數鉅萬故云吏輒隨没入之耳

非負顧庸之私直
長公主賜鄧通師古曰即館陶長公主文帝之女也吏

輒隨没入之一簪不得著身於是長公主

乃令假衣食晉灼曰使假貸而私為償之也師古曰此說非也公主給其衣食也而號

云假借之耳非通自有也恐吏没入故託云然此所謂不得名一錢
宋祁曰注文公字上疑有長字給字上

卷傳之三十三 九十三四

疑有自字食也也字當刪
竟不得名一錢寄死人家

趙談傳

趙談者以星氣幸比宮伯子長者愛人故

親近然皆不比鄧通

韓嫣傳

韓嫣字王孫乃高戾頹當之孫也武帝為

膠東王時嫣與上學書相愛及上為太子

愈益親嫣善騎射聰慧上即位欲事

趙談 韓嫣

伐胡而媯先習兵

師古曰言舊自便習○宋祁曰注文字疑作已字注未當有

也以故益尊貴官至上大夫賞賜擬鄧通

師古曰擬比也

始時媯常與上共卧起江都王入

朝從上獵上林中天子車駕趨通未行師古曰已稱趨止行人

訖而天子未出也

先使媯乘副車從數十百騎

馳視獸江都王望見以為天子辟從者伏

謁道旁

師古曰辟去其從者而身獨伏謁也辟音闕

媯驅不見既過

江都王怒為皇太后泣請得歸國

師古曰還爵封於天

李延年傳六十三

乙九十三

五

也入宿衛比韓媯太后繇此街媯媯侍出

入求巷不禁

師古曰言上恣其出入也

以姦聞皇太后太

后怒使使賜媯死上為謝終不能得媯遂

死媯弟說亦愛幸

師古曰說讀曰悅

以軍功封案

道侯巫蠱時為戾太子所殺子增封龍雒

侯

師古曰雒字或作洛

大司馬車騎將軍自有傳

師古曰在

韓信傳末

李延年傳

韓媯

李延年中山人身及父母兄弟皆故倡也

師古曰延年坐法厨刑給事狗監中師古曰掌天子之狗於其

中供事也女弟得幸於上號李夫人列外戚傳

延年善歌為新變聲是時上方興天地諸

祠○宋氏校本云浙本無新字越本無諸字欲造樂人司馬相如等

作詩頌延年輒承意弦歌所造詩為之新

聲曲宋氏校本云景德本承作丞又一本無聲字而李夫人產昌邑

王延年繇是貴為協律都尉佩二千石印

石顯傳六十三 七九十三 六

緩而與上卧起其愛幸埒韓嫣師古曰埒等齊○宋祁曰

注未當有也字久之延年弟季與中人亂出入驕恣

及李夫人卒後其愛弛師古曰弛解也音式爾反上遂誅

延年兄弟宗族是後寵臣大臣外戚之家

也師古曰氏歸也音丁禮反衛青霍去病皆愛幸然亦以

功能自進

石顯傳

石顯字君房濟南人弘恭沛人也皆少坐

法厲刑為中黃門以選為中尚書宣帝時

任中書官○宋祁曰任中字下當有尚字恭明習法令故事善

為請奏能稱其職恭為令顯為僕射元帝

即位數年恭死顯代為中書令是時元帝

被疾不親政事○宋祁曰浙本無事字方隆好於音樂

以顯久典事中人無外黨師古曰少骨肉之精親無婚姻之家也

專可信任遂委以政事無小大因顯白決

貴幸傾朝百僚皆敬事顯顯為人巧慧習

前傳之十三 七九十三 七一

事能探得人主微指內深賊持詭辯以中

傷人師古曰詭違也違道之辯也忤恨眊眊輒被

以危法師古曰被加也音皮義反初元中前將軍蕭望之

及光祿大夫周堪宗正劉更生皆給事中

望之領尚書事知顯專權邪辟師古曰辟讀曰僻建

白以為尚書百官之本國家樞機師古曰立此議而白

之宜以通明公正處之武帝游宴後庭故

用官者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官官應古不

近刑人

師古曰禮刑人不
在君側故云應古

元帝不聽繇是大與

顯忤後皆害焉望之自殺堪更生廢錮不
得復進用語語在望之傳後太中大夫張猛
魏郡太守京房御史中丞陳咸待詔賈捐
之皆嘗奏封事或召見言顯短顯求索其
臯房捐之棄市猛自殺於公車咸抵臯髡
為城旦及鄭令蘇建得顯私書奏之後以
它事論死自是公卿以下畏顯重足一迹

古事三 八

師古曰言極恐
懼不敢自寬縱

顯與中書僕射牢梁少府五

鹿充宗結為黨友諸附倚者皆得寵位

師古

曰倚依也
音於綺反

民歌之曰牢邪石邪五鹿客邪印

何纍纍綬若若邪

師古曰纍纍重積也若
若長貌纍音力追反

言

其兼官據執也顯見左將軍馮奉世父子
為公卿著名女又為昭儀在內顯心欲附
之薦言昭儀兄謁者遂
師古曰遂
音千旬反脩敕宜侍
帷幄
師古曰
敕整也天子召見欲以為侍中遂請間

石顯

言事上聞遂言顯顯權師古曰顯與專同其下類此天子

大怒罷遂歸郎官○劉攽曰郎宜作故其後御史大夫

缺羣臣皆舉遂兄大鴻臚野王行能第一

天子以問顯顯曰九卿無出野王者然野

王親昭儀兄臣恐後世必以陛下度越衆

賢師古曰度過也私後宮親以為三公上曰善吾

不見是師古曰言不見此理迺下詔嘉美野王廢而不

用語在野王傳顯內自知擅權專柄在掌

卷之六十三

十九

九

握恐天子一旦納用左右耳目有以間已

師古曰間音工莧反迺時歸誠取一言以為驗顯嘗使

至諸官有所徵發顯先自白恐後漏盡官

門閉請使詔吏開門上許之顯故投夜還

稱詔開門入後果有人上書告顯顯命矯

詔開宮門天子聞之笑以其書示顯顯因

泣曰陛下過私小臣屬任以事師古曰過猶誤也屬委也

羣下無不嫉妬欲陷害臣者事類如

石顯

此非一唯獨明主知之愚臣微賤誠不能

以一軀稱快萬眾師古曰稱音尺乃反任天下之怨師古

曰任猶當也臣願歸樞機職受後宮掃除之役死

無所恨唯陛下哀憐財幸師古曰財與裁同以此全

活小臣天子以為然而憐之數勞勉顯加

厚賞賜及賂遺師古曰賂遺謂百官羣下所遺也些讀與

賞同初顯聞眾人匈匈言已殺前將軍蕭望

之望之當世名儒顯恐天下學士師古姍已古

前傳之十三 卷九十三 十一

曰姍古訕字訕謗也音所諫反病之是時明經著節士瑯邪

貢禹為諫大夫顯使人致意深自結納顯

因薦禹天子歷位九卿至御史大夫禮事

之甚備議者於是稱顯以為不妬譖望之

矣顯之設變詐以自解免取信人主者皆

此類也元帝晚節寢疾師古曰晚節猶言末時也定陶恭

王愛幸顯擁祐太子頗有功元帝崩成帝

初即位遷顯為長信中太僕秩中二千石

石顯

顯失倚離權數月丞相御史條奏顯舊惡
及其黨牢梁陳順皆免官顯與妻子徙歸
故郡憂滿不食道病死師古曰滿讀曰滿音悶諸所交
結以顯為官皆廢罷少府五鹿充宗左遷
玄菟太守御史中丞伊嘉為鴈門都尉長
安謠曰伊徙鴈鹿徙菟去牢與陳實無賈
師古曰賈讀曰價

淳于長傳

前傳之三

七九十三十一

淳于長字子鴆

○宋祁曰鴆越本作鴆校本作孺

魏郡元城

人也少以太后姊子為黃門郎未進幸

○宋

祁曰進字上當有得字

會大將軍王鳳病長侍病晨夜

扶丞左右甚有甥舅之恩鳳且終以長屬

託太后及帝

師古曰屬音之欲反

帝嘉長義拜為列

校尉諸曹遷水衡都尉侍中至衛尉九卿

久之趙飛燕貴幸上欲立以為皇后太后

以其所出微難之長主往來通語東宮

師古

淳于長

曰主猶專○劉氏校本云注末有也字

歲餘趙皇后得立上其德

之廼追顯長前功下詔曰前將作大匠解

萬年奏請營作昌陵罷敞大海內

師古曰罷讀曰疲

侍

中衛尉長數白宜止徙家反故處

師古曰陵置邑徙人以實

之長奏令止所徙之家各還本處

朕以長言下公卿議者皆合

長計首建至策民以康寧

師古曰康安也

其賜長爵

關內侯後遂封為定陵侯大見信用貴傾

公卿外交諸侯牧守賂遺賞賜亦繫鉅萬

前傳六三

七本三

十二

師古曰索古累字也其下亦同

多畜妻妾淫於聲色不奉法

度初許皇后坐執左道廢處長定宮而后

姊嫌為龍頷思侯夫人

晉灼曰嫌音靡

寡居長與嫌

私通因取為小妻許后因嫌賂遺長欲求

復為僇仔長受許后金錢乘輿服御物前

後千餘萬詐許為白上立以為左皇后嫌

每入長定宮輒與嫌書戲侮許后嫚易無

不言

師古曰嫚褻汙也易輕也易音弋政反

交通書記賂遺連年

淳于長

是時帝舅曲陽侯王根為大司馬票騎將軍輔政數歲久病數乞骸骨長以外親居九卿位次第當代根根兄子新都侯王莽心害長寵私聞長取許嫌受長定宮賂遺莽侍曲陽侯疾因言長見將軍久病意喜自以當代輔政至對衣冠議語署置師古曰自謂當輔政故豫言某人為某官某人主某事具言其臯過根怒曰即如是何不白也莽曰未知將軍意故未敢言

前傳之三 七十三 一三一

根曰趣白東宮師古曰趣讀曰促莽求見太后具言

長驕佚師古曰佚讀與逸同欲代曲陽侯對莽母上車

師古曰莽母於長舅之妻也上車當於異處便於前上言不敬私與長定貴人姊

通受取其衣物太后亦怒曰兒至如此往

白之帝莽白上上廼免長官遣就國初長

為侍中奉兩宮使親密師古曰言為使者傳言語於太后及帝若立趙

飛燕之類紅陽侯立獨不得為大司馬輔政立

自疑為長毀譖常怨毒長上知之及長當

淳于長

就國也立嗣子融從長請車騎師古曰嗣子謂嫡長子當

為嗣者也長以珍寶因融重遺立立因為長言

於是天子疑焉下有司案驗吏捕融立令

融自殺以滅口上愈疑其有大姦遂逮長

繫洛陽詔獄窮治長具服戲侮長定宮師古

曰侮古侮字謀立左皇后臯至大逆死獄中妻子

當坐者徙合浦母若歸故郡師古曰若者其母名紅陽

侯立就國將軍卿大夫郡守坐長免罷者

前傳之三 九卷三十四

數十人莽遂代根為大司馬久之還長母

及子酺於長安師古曰酺音蒲後酺有臯莽復殺

之徙其家屬歸故郡始長以外親親近師古

曰親近謂近幸於天子近音其斬反其愛幸不及富平侯張放

放常與上卧起俱為微行出入

董賢傳

董賢字聖卿雲陽人也父恭為御史任賢

為太子舍人哀帝立賢隨太子官為郎師古

董賢

曰東宮官屬隨例遷也二歲餘賢傳漏在殿下師古曰傳漏奏時刻

○劉氏校本云注刻字下少也字為人奏麗自喜師古曰喜音許吏反哀

帝望見說其儀貌師古曰說讀曰悅識而問之曰是

舍人董賢邪因引上與語拜為黃門郎繇

是始幸問及其父為雲中候即日徵為霸

陵令遷光祿大夫賢寵愛日甚為駙馬都

尉侍中出則參乘入御左右旬月間賞賜

綵鉅萬貴震朝廷常與上卧起嘗書寢偏

前傳六三 七九三三 十五

藉上衷師古曰藉謂身卧其上也衷古袖字○宋祁曰衷上當有衣字上欲起賢

未覺師古曰覺寐之寤也音工效反不欲動賢迺斷衷而起

其恩愛至此賢亦性柔和便辟善為媚以

自固每賜洗沐不肯出常留中視醫藥上

以賢難歸詔令賢妻得通引籍殿中止賢

廬師古曰廬謂殿中所宿止處也若吏妻子居官寺舍及召

賢女弟以為昭儀位次皇后更名其舍為

椒風以配椒房云師古曰皇后殿稱椒房欲配其名故云椒風昭儀

及賢與妻曰夕上下並侍左右賞賜昭儀及

賢妻亦各千萬數遷賢父為少府賜爵關

內侯食品邑復徙為衛尉又以賢妻父為將

作大匠弟為執金吾詔將作大匠為賢起

大第北闕下重殿洞門師古曰重殿謂有前後

皆僭天子之制度者也木土之功窮極技巧柱檻衣以

綈錦師古曰檻謂軒闌之板也下至賢家僮僕皆

受上賜及武庫禁兵上方珍寶其選物上

前傳之三

七九十三

十一

弟盡在董氏而乘輿所服迺其副也及至

東園祕器珠襦玉柙豫以賜賢無不備具

師古曰東園署名也漢舊儀云東園祕器作棺梓素木長二丈崇廣四尺珠襦以珠為襦如鎧狀連縫之以黃金為

鏤要以下玉為柙至足亦縫以黃金又令將作為

賢起家榮義陵旁內為便房剛柏題湊子孟

曰堅剛之柏也師古曰題湊解在霍光傳外為徼道周垣數里門闕

梁魚其盛上欲侯賢而未有緣會待詔孫

寵息夫躬等告東平王雲后謁祠祀祝詛師古

曰謁者
后之名

下有司治皆伏其辜上於是令躬寵
爲因賢告東平事者廼以其功下詔封賢
爲高密侯躬宜陵侯寵方陽侯食邑各千
戶頃之復益封賢二千戶丞相王嘉內疑
東平事寃甚惡躬等數諫爭以賢爲亂國
制度嘉竟坐言事下獄死上初即位祖母
傅太后母丁太后皆在兩家先貴傅太后
從弟喜先爲大司馬輔政數諫失太后指

前傳六十三

卷六十三

十七

免官上舅丁明代爲大司馬亦任職頗害
賢寵及丞相王嘉死明甚憐之上寤重賢
欲極其位師古曰
寤益也而恨明如此遂冊免明日

前東平王雲貪欲上位祠祭祝詛雲后舅
伍宏以鑿待詔與校祕書郎楊閔結謀反
逆禍甚迫切賴宗廟神靈董賢等以聞咸
伏其辜將軍從弟侍中奉車都尉吳族父
左曹屯騎校尉宣皆知宏及桐丹諸侯王

后親

師古曰胡姓也音許羽反。宋祁曰知字上當有中字。

而宣除用丹

為御屬吳與宏交通厚善數稱薦宏宏以

附吳得興其惡心因醫技進幾危杜稷

師古

曰幾音巨依反

朕以恭皇后故不忍有云

師古曰恭皇后謂丁后即

哀帝母

將軍位尊任重既不能明威立義折

消未萌

師古曰未萌謂禍難之未生者

又不深疾雲宏之惡

而懷非君上阿為宣吳

師古曰以君上為非懷此心也

反痛

恨雲等揚言為羣下所寃又親見言伍宏

古書卷之三

卷之三

十八

善醫死可惜也

師古曰見天子也

賢等獲封極幸嫉

妬忠良非毀有功於戲傷哉

師古曰於讀曰烏戲讀曰呼

蓋

君親無將將而誅之

師古曰將謂將為逆亂也

是以季友

鳩叔牙春秋賢之趙盾不討賊謂之弑君

師古曰季友魯相公少子莊公母弟也叔牙亦相公子莊公有疾叔牙欲立其同母兄慶父故季友使鍼季鳩

之公羊傳曰季子殺兄何善爾誅不得避兄弟君臣之義也趙盾晉大夫趙宣子也靈公欲殺之宣子將出奔

而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境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宣子曰不然曰子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

賊非子而誰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朕閱將軍

陷于重刑故以書飭

師古曰飭與敕同

將軍遂非不

改復與丞相嘉相比

師古曰比謂比周也音頻寐反

今嘉有依

得以罔上有司致法將軍請獄治朕惟噬

膚之恩未忍

孟康曰易曰噬膚滅鼻噬食也膚膏也喻爵祿之恩澤加之不忍誅也師古

曰孟說非也易噬嗑卦九二爻辭曰噬膚滅鼻噬膚者言自齧其肌膚詔云為明是恭后之親有肌膚之愛是以不忍加法故

引噬膚之言也

其上票騎將軍印綬罷歸就

第遂以賢代明為大司馬衛將軍冊曰朕

承天序惟誓古建爾于公以為漢輔往悉

古傳卷十三

卷六十二

十九

爾心統辟元戎

師古曰悉盡也統領也辟君也元戎大眾也言為元戎之主而統之

也辟音必亦反

折衝綏遠匡正庶事允執其中天下

之眾受制於朕以將為命以兵為威可不

慎與

師古曰與讀曰歟

是時賢年二十二雖為三

公常給事中領尚書百官因賢奏事以父

恭不宜在卿位徙為光祿大夫秩中二千

石弟寬信代賢為駙馬都尉董氏親屬皆

侍中諸曹奉朝請寵在丁傳之右矣

師古曰右上也

董賢

明年匈奴單于來朝宴見羣臣在前

○宋祁曰臣字

下當有賢字

單于怪賢年少以問譯

師古曰傳語之人也

上

令譯報曰大司馬年少以大賢居位單于
迺起拜賀漢得賢臣初丞相孔光為御史
大夫時賢父恭為御史事光及賢為大司
馬與光並為三公上故令賢私過光光雅
恭讀知上欲尊寵賢及聞賢當來也光警
戒衣冠出門待望見賢車迺却入賢至中

門光入閣

○宋祁曰入字上當有又字

既下車迺出拜謁送

迎其甚謹不敢以賓客鈞敵之禮賢歸上聞
之喜立拜光兩兄子為諫大夫常侍賢繇
是權與人主侔矣師古曰侔等也是時成帝外家王
氏衰廢惟平阿侯譚子去疾哀帝為太子
時為庶子得幸及即位為侍中騎都尉上
以王氏亡在位者遂用舊恩親近去疾復
進其弟閔為中常侍閔妻父蕭咸前將軍

望之子也久為郡守○劉攽曰病免為中郎

將兄弟並列賢父恭慕之欲與結婚姻

闕為賢弟駙馬都尉寬信求咸女為婦咸

惶恐不敢當私謂闕曰董公為大司馬冊

文言允執其中此迺堯禪舜之文非三公

故事長老見者莫不心懼此豈家人子所

能堪邪師古曰家人猶言庶人也蓋咸自謂闕性有知略聞咸言

心亦悟迺還報恭深達成自謙薄之意恭

董賢傳卷之六 董賢 廿一

歎曰我家何用負天下而為人所畏如是

意不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後上置酒麒麟殿師古曰在未央宮

賢父子親屬宴飲王闕兄弟侍中中常侍

皆在側上有酒所師古曰言酒在體中從容視賢笑師古

曰從音日千容反○宋祁曰賢字下當有而字曰吾欲法堯禪舜何如

闕進曰天下迺高皇帝天下非陛下之有

也陛下承宗廟當傳子孫於亡窮統業至

重天子亡戲言上默然不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左右

董賢

皆恐於是遣闕出後不得復侍宴賢第新

成功堅

師古曰言盡功力而作之極堅牢也功字或作攻攻治也言作治之甚堅牢

其

外大門無故自壞賢心惡之後數月哀帝

崩太皇太后召大司馬賢引見東廂問以

喪事調度賢內憂不能對免冠謝太后曰

新都侯莽前以大司馬奉送先帝大行曉

習故事吾令莽佐君賢頓首幸甚

○宋祁曰首字下當

有曰太后遣使者召莽既至以太后指使尚

書傳之十三 古九三 廿二

書劾賢帝病不親醫藥禁止賢不得入出

宮殿司馬中

○宋祁曰入出當作出入中字上當有門字

賢不知所

為詣闕免冠徒跣謝莽使謁者以太后詔

即闕下冊賢

師古曰即就也

曰聞者以來陰陽不調

蓄害並臻

師古曰蓄古災字

元元蒙辜

師古曰蒙被也

夫三

公鼎足之輔也高安侯賢未更事理

師古曰更歷也

音工衡反

為大司馬不合衆心非所以折衝綏

遠也其收大司馬印綬罷歸第即日賢與

董賢

妻皆自殺家惶恐夜葬疑其詐死有司

奏請發賢棺至獄訖視師古曰謂發冢取其棺柩也訖驗也音斬葬

復風大司徒先奏賢師古曰風讀曰諷光孔光也質性巧

佞翼姦奴以獲封侯師古曰翼進也父子專朝兄弟並

寵多受賞賜治第宅造冢壙放效無極不

異王制師古曰放依也音甫往反費以萬萬計國家為空

虛父子驕蹇至不為使者禮師古曰言不敬天子之使受

賜不拜臯惡暴著賢自殺伏辜死後父恭

古傳六十三 九十三 廿三

等不悔過乃復以沙畫棺師古曰以朱砂塗之而又雕畫也四

時之色左蒼龍右白虎上著金銀日月玉

衣珠璧以棺師古曰以此物棺斂也棺音工喚反至尊無以加恭

等幸得免於誅不宜在中土臣請收沒入

財物縣官諸以賢為官者皆免父恭弟寬

信與家屬徙合浦毋別歸故郡鉅鹿長安中

小民謹譁鄉其第哭幾獲盜之師古曰陽往哭之實欲竊

盜也鄉讀曰嚮幾讀曰異縣官斥賣董氏財凡四十二萬

董賢

萬賢既見發羸訖其尸

師古曰羸露形也音郎果反

因埋

獄中賢所厚吏沛朱詡自劾去大司馬府

買棺衣收賢尸葬之王莽聞之大怒以他

辜擊殺詡詡子浮建武中貴顯至大司馬

司空封侯

○劉敞曰案後漢傳浮祗為大司空未嘗為司馬明多兩字

而王閔

王莽時為牧守所居見紀莽敗乃去官世

祖下詔曰武王克殷表商容之間

師古曰商容殷賢人

閔修善謹救兵起吏民獨不爭其頭首今

有傳三十二

卷三十四

以閔子補吏至墨綬卒官蕭肅咸外孫云

宋

祁曰咸字下當有之字

贊曰柔曼之傾意

師古曰曼澤也言其質柔而色理光澤也

非獨女

德蓋亦有男色焉觀籍閔鄧韓之徒非一

而董賢之寵尤盛父子並為公卿可謂貴

重人臣無二矣然進不繇道

師古曰言本不以德進繇讀與由同

位過其任莫能有終所謂愛之適足以害

之者也漢世衰於元成壞於哀平哀平之

際國多豐矣

師古曰豐謂間隙也

主疾無嗣弄臣為

輔鼎足不彊棟幹微撓

師古曰撓弱也音女教反

一朝帝

崩茲臣擅命董賢縊死丁傳流放辜及母

后奪位幽廢

師古曰謂貶皇太后趙氏為孝成皇后退居北宮哀皇后傳氏退居桂宮

咎在親便嬖所任非仁賢故仲尼著損者

三友

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損者三友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王者不私人

以官殆為此也

師古曰殆近也

右將監本杭本越本及三劉宋祁諸

本叅校其有異同並附於古註之下

佞幸傳第六十三

正文五千壹佰捌拾叁字

註文叁仟陸佰叁拾肆字

